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

作者: 薯仔聞茱莉

Powered by [紙言](#)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會想起我...」

在一個婚禮晚宴之中，新郎左手攬著新娘的小蠻腰，右手輕輕撫過她的臉孔，深情高歌著張國榮的那首《明星》名曲；

周遭的燈光全都聚集在舞台上的那一對新人裡頭，臺下所有賓客均識趣的安靜起來，好讓新娘可默默享受這愛意濃厚的一刻。

這歌唱環節新娘及其姐妹們事前均毫不知情，乃由新郎及我們一眾兄弟花盡精神暗地裡作出安排，務求營做出一種驚喜且感動的氣氛給予新娘。

「呵(我)像那銀河星星，讓你默默愛過...」
大概新郎實在過於緊張的關係，在歌曲的其中一部份中不小心的走音起來。

這個位置他在練習的時候也會經常不自覺的把「我」字唱成「呵」字，為此他曾經作出多番的苦練，確保自己在真實情況下不會出錯。

「唉，十仔...到最後關頭也是失誤了...」
坐在我右手方位的其中一名兄弟，慨嘆的作出惋惜了起來；
他口中的十仔，正正就是今次婚禮的男主角新郎哥。

「不要緊，你看阿嫂，她在十仔走音後笑得非常甜呢!」
在我左手方的另一位兄弟則持有另一套看法，笑說這反而比預期中效果更好；
新娘聽到那個「呵」字後，又哭又笑的樣子，陶醉地看著十仔英威的臉孔。

「哈，在重要關頭出錯，才是十仔的風格呢!」
我又起雙手，輕輕點頭，以旁觀者的姿勢作出挖苦起來。

「時真，現時連十仔也渡過了『重要關頭』，何時輪到你呢？
我可是隨時隨地準備好接收你的喜帖炸彈，做你婚禮上的兄弟呢！」
十仔高歌一曲後，在我右方的兄弟突然間對我作出「突襲」起來。

「我...每一次拍拖的時間也不長久，結婚這回事並不輪到我呢..」
看到十仔跟阿嫂恩愛的樣子，我心底裡頭不自覺的生起一種羨慕感起來。

「時真，在心言論，你又有樣又有身形，家底豐厚之餘，職業還是醫生，外間一定是有很多女仔排著隊的追求你吧？
你是不是...太過挑剔呀？」
右方兄弟笑淫淫的看著我，話語間露出一道淫笑。

「我....」
正當我想作出解釋的時候，左方兄弟一臉正經的搶奪了我的話語權起來。

「時真的確擁有很多優秀的條件，但當中卻有著一個不可原諒的致命傷。
他說話有時候實在太過理性，完全不懂得如何顧及女性的感受。」

「不顧女性感受？時真，這可不行呀！
要知道，.....」
右方兄弟興致勃勃的高談闊論起來，當中的內容不乏也是甚麼的投其所好，主動跟她們談起她們感到有趣的話題，多作關心多說討好她們的話。

「唔...唔...唔...」
我裝出一臉虛心的樣子，起勁的點著頭，沒有任何作出反對的意思。

抑或我應該這樣的說，我並沒有資格作出任何反對，在座的兄弟們全部都是已有家室之人，拍拖時間從未嘗試超過一年的我，又有甚麼空間作出質疑呢？

只不過，在我心目中裡頭，伴侶乃是共你相處一世的存在。
若果一開頭便已戴上一副假面具示人，把自己的弱點壞處與及真實的自己通通收藏起來，到最終自己真的無能力再演戲並除下面具的那一天，收害的又會是誰呢？

為了取悅及結識伴侶，強行把自己塑造成對方理想般的模樣，這真的是健康嗎？

這時候的我還可以稱自己為「我」嗎？

三

「時真，別說兄弟不幫你，這個你就收下吧!」
說教一論後，右方兄弟從西裝暗袋裡抽起了兩張門票，把它塞在我的手上裡頭。

「翠時茶餐廳情人節二人燭光晚餐餐券?」
我輕聲的把餐票上的文字逐一讀出來。

「別看小它呀! 這間餐廳現時非常受歡迎的，就算你有錢也未必能夠買下餐券呢!
我可是用上很多友情牌才能取得兩張而已!」
右方兄弟大義凜然的說了起來，表示此乃是忍痛割愛的舉動。

「既然如此珍貴，那你就收回吧，我用不著。」
無端端把情人節餐券交給我，而且還是兩張這麼「多」，這是在玩弄我嗎?

「甚麼用不著，這是給你與阿瑤情人節當日兩人燭光晚餐用的。」

阿瑤?
那不是婚禮姊妹團的其中一名姊妹嗎?

「上個月喝酒期間，你不是說阿瑤的樣貌非常嫵緻的嗎?
我暗地裡替你調查過，她現時處於單身狀態，而且沒有男朋友。
現在天時地利人和俱備，『飛雲』，拿這兩張餐券去約人吧!」
右方兄弟以堅定的目光直視著我，右手用力的搭在我的肩膀上，振振有詞道。

「吓? 我那時大概只是喝醉而已，你不用這麼認真吧...」
在心言論，阿瑤的確是挺漂亮的，身材也是非常誘人的...

「你不是『湑底』吧，時真?」
左方兄弟聽到我行裡間有退縮的意思後，隨即對我作出挑釁起來。

「我...只是...覺得竟然邀請人在情人節吃晚餐，好像有點過於唐突而已...」
的而且確，我是非常的「湑底」。

「唐甚麼突呢? 時真，你思想不要這麼污穢好不好?
只是吃一頓晚飯，普通社交行為，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已!」
右方兄弟一拳的輕力打在我心口裡頭，示意我並不用感到害怕，萬大事均有一幫兄弟默默的在背後支持著我。

「唔.....」
在神推鬼掙的狀態下，我鼓起了不知名的勇氣，向著姊妹團的那枱圍席進發。

就是這樣，我的第三十三次約會，便在翠時茶餐廳裡開展了起來。

四

「右方兄弟：喂，六時五十分了，時真你在餐廳門口嗎？」

「左方兄弟：你不會是還在家中吧？有沒有帶備我給你的那兩個錦囊？」

「兄弟甲：時真從來也不會遲到的，你們別把給他這麼多壓力吧！
(加油呀，柒頭，唔好衰俾我哋睇!)」

現時為二月十四日晚上六時五十分，我在翠時茶餐廳的門前等待著阿瑤來臨的期間，電話的WhatsApp群組裡頭傳來一大段的訊息起來。

「我：一切已準備就緒，兩個錦囊亦已齊備，我順道手癢在花店裡買了一紮紅玫瑰。」

「右方兄弟：WTF?」

「兄弟B：快丟棄那紮紅玫瑰，快！」

「左方兄弟：柒頭，手甚麼癢呀！怪不得你沒有一次能夠拍長拖！快拋掉紅玫瑰！」

「我：吓，為何要丟棄紅玫瑰呢？」

「右方兄弟：傻仔，送花可是男人的終極秘密武器來的！
你一開頭便使出大絕的話，之後的日子如何過呀！」

唔，細想一下，他們的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做事的確是應該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的。

就按照他們的提議，把紅玫瑰丟進垃圾筒吧！

「呼...呼..對不起，我來遲了！」

哦？這紮紅玫瑰是送給我的嗎？很漂亮呢！」

就在我準備把玫瑰拋進垃圾筒之際，阿瑤喘不過氣的奔跑過來，笑容滿面的對著我說起來；
她身穿一身紅色連身長裙，臉上輕輕塗上一層薄薄的粉紅胭脂，與其衣服的紅色配搭非常合襯，顯得她特別的美艷動人。

「你並沒有來遲，還有十分鐘才是七時呢...

你今天的穿著很漂亮，這朵紅玫瑰完全的被你比下去...」
我咽了一大口口水，把心中的想法如實的說出來。

「是嗎..? 多謝你！」

阿瑤展露出腴腆的模樣，甜絲絲的笑了起來。

「兄弟甲：時真遲遲沒有回覆，我絕對有理由相信他已送出紅玫瑰!

我正式宣佈，理時真已宣告陣亡!!」

五

紙醉金迷，美人美酒美食當前，整個人也特別的開懷開朗；

阿瑤的性格坦率真實，不像我以前認識的女仔那樣收收埋埋，故此我很快的便能投契地跟她談天說地起來。

「哈哈...真的嗎？」

阿瑤聽到我在醫院實習時所發生的趣事後，右手掩著嘴的哈哈大笑起來。

「你好，這是本餐廳的招牌菜式，鐵板蛋心安格斯牛扒，請慢慢享用。」
有說有笑期間，侍應生向我們二人奉上了燭光晚餐的主菜；
他在整吋厚的牛扒上撈上黑椒汁，鐵板咄咄聲的響起，一陣陣的白煙亦緩緩升起。

「我聽說這間茶餐廳的蛋牛治非常出名，而且有很多大明星也特意前來品嚐呢！」
在等待鐵板白煙飄走的期間，阿瑤一臉期待的說了起來。

「是嗎？那麼我們找天來試一試吧！」
我會心微笑道。

「好呀！你知道嗎？我的另一個嗜好是烹飪呢！
我在平日空閒的時候均會親身下廚，更不時會自己買肉扒自行烹調呢！

我家裡頭附近街市有一間肉鋪，那裡售賣的肉排經常也是鮮紅色的，非常新鮮。
還有的是，那裡的老闆經常會給予我折扣優惠呢...」

撲...撲...

不知是否過於興奮還是甚麼，我把真實的一面毫無保留的呈現了出來。

「你知道嗎? 紅肉之所以呈現鮮紅色，全因為是內裡含氧的血紅蛋白的鐵離子處於+2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流逝，鐵離子會由+2變成+3的狀態，此時紅肉亦會因而變成鐵啡色。

有一些不法的商人為了欺騙顧客，會特意把肉扒進行一氧化碳處理。

一氧化碳會因而取代血紅蛋白內裡的氧氣，而且永久的把內裡的鐵離子固定為+2的狀態，所以就算肉排如何的不新鮮，也會呈現成為鮮紅色，從而誤導消費者。

不過，只要我們把肉類放在真空袋裡，並把內裡的空氣抽走的話，我們便能分辨出肉扒有否經過一氧化碳的處理!

正常一塊新鮮肉扒在真空處理下，鐵離子會由+2變成+3的狀態，變成鐵啡色。但經過一氧化碳處理這的肉排無論如何的作真空處理，也是會呈現成鮮紅色的!」

六

「.....」

聽到我的血紅蛋白講解後，阿瑤較早前的那張興奮嘴臉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目瞪口呆的凝望著我，完全無法搭起話來似的模樣。

呼...

看來她對這個話題完全不感興趣呢...

「對不起，我嚇倒了你嗎...?」

得知自己破壞了用餐氣氛後，我右手摸著後腦，一臉不好意思的作出道歉。

「沒有，完全沒有。

我只是沒有預料到，你也會有這樣理性的一面而已....」

阿瑤回過神來後，雙手拿起刀叉把牛扒切出一小細塊，肉排內頭的半熟蛋汁如同噴泉般的飛濺出來。

這道鐵板蛋心安格斯牛扒非常考驗大廚的烹調技術，在製作前他要無縫地挖空了內裡部份牛肉，且以蛋液填充其空心部份。

牛扒輕輕在鍋上煎至五成熟後便要立刻上碟，好使內裡的蛋汁保持著半流心的狀態，更充分及容易地吸收牛肉裡頭的精華及鮮味。

噫!

在阿瑤切開牛扒的期間，鐵板上的黑椒汁與流心狀的蛋液互相融合，促使沸騰作用再次發生，部份飛濺出來的黑椒汁亦因而染啡了她的紅色連身裙起來。

「對不起，我要失陪一會，我想到洗手間清理一下污漬。」

她指著裙子染啡的部份過後，一臉焦急的正奔前往洗手間。

「唉...看來，我這一次的約會也是失敗告終居多了..」

阿瑤前往洗手間期間，我凝望著面前的那塊牛扒，輕聲的作出慨嘆起來。

我自小便有一個習性，對於一些不合理或者有疑點的地方，我均會不吐不快的作出糾正起來。

就以剛才為例，當阿瑤提出肉排檔所售賣的肉類經常呈鮮紅色的時候，直覺告訴我它們有著被一氧化碳處理過的可能性。

在自然反應之下，我把腦海裡所想到的「和盤托出」，並搬出一大堆科學用詞助證起來。

在很多女性的眼中，我這番舉動完全與一個科學怪人無異，不懂風情浪漫，不懂體貼溫柔，滿口數據理論，是為一個沒趣的存在。

阿瑤剛才的神情舉止與及用詞語氣，跟我之前約會過的三十二名女性一模一樣，均隱弱的在掩飾著一種厭惡及不耐煩的情緒。

雖然她口中「解釋」自己並沒有被嚇倒起來，但她的那一句「我只是沒有預料到，你也會有這樣理性的一面而已..」，便已經充分的表達出，我們是活在兩個世界的人。

七

理時真，無謂浪費別人時間吧？

不如，跟她說我家裡有事要先行離開，好讓大家也不會這麼尷尬？

但在吃飯途中離開又好像不是太好，還是留待用餐後才借機離開？

唉...

其實為何我要想這麼多呢？

在適當的時候，她們自然會「親自操刀」，把我們兩者之間的關係「斬鑿」吧！

經歷過三十二次的被人宰割，你還不懂得這個真理嗎，理時真？

在我胡思亂想的期間，我突然間記起了衣服暗袋裡那兩個錦囊的存在。

「時真，當你明天感到徬徨的時候，便暗地裡打開那個藍色錦囊，它應該會幫到你的！

記緊是藍色錦囊，而不是紅色的那個！」

送給我餐券的那位兄弟在昨天特意的把兩個錦囊塞進我的手中，並再三的囑咐我必須在約會期間攜帶身中與及不能提前打開錦囊。

唔...

好，就看你在玩甚麼的把戲！

啪的一聲，我把藍色錦囊的封口打開，只見裡頭收藏著一封字條。

「若果我沒有估錯的話，你現在應該是在鋸扒中途打開了這個錦囊吧？你肯定又是衝動地拋出一大堆頭莫名其妙的科學理論吧！

Come on，時真，忍忍口吧！少說一句又不會死的！沉默是金呀！

你是天生註定用樣子來找飯吃的，而不是用口材呀！經歷過三十二次的你還是不明白嗎？

別說兄弟不幫你手，時翠茶餐廳附近的那個西環碼頭有著天空之鏡的稱號，你飯後把握機會帶阿瑤去那裡漫步談心吧！

『大交合』的天氣預報說今晚天朗氣清，能見度一流。發揮你的觀星才能，用星星來俘虜純情少女心吧！！

P.S. 到時候又感到失意徬徨的話，便打開紅色錦囊吧...
當然，我希望你不會用得著那個紅色錦囊啦...」

真不愧為由細到大相處了十多年的兄弟，我的一舉一動完全被他先知般的預言起來，就連打開錦囊的時間及動機也完全在他計算之中....

我心底裡當然非常感激他的用心及幫忙，我亦明白他種種的安排純粹也是希望我能找到一個好歸宿。

只不過的是，觀星真的能夠解決到問題的根本嗎...?

還有的是，究竟甚麼是大交合呢?

八

嘩! 嘩!

一陣響鈴聲從後方傳出，兩名騎著單車的少年分別從我和阿瑤身後穿過，並向我們扮了一個鬼臉起來。

「真想不到...西環碼頭原來是隱世的單車練習區..」
看到四周均有著騎單車的人仕後，我不禁概嘆了一聲起來;

西環碼頭海傍區域雖然擺放著數至不盡的貨櫃架與及舊車胎，但中心通路卻非常的平坦及空曠，再加上地理位置鄰近住宅關係，造就了此地成為練習單車的黃金勝地。

「唔...我也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人呢...」
阿瑤雙手放後，眼望前方，輕聲道。

自從我在餐廳說出血紅蛋白論後，我和阿瑤的對話明顯變得非常的「奇怪」，每次交談的內容亦相對變得簡短起來。

在心言論，我是一個好靜之人，在某些時候會不太想說話，只想安安靜靜的渡過時間。

現在我倆的對話模式令我感到非常的舒服，但是我心底裡非常的明白，阿瑤之所以會把對話縮短，原因是因為她已經對我失去了興趣吧...

「那邊的位置相對沒有太多人，我們過去坐下來吹一下海風吧!」
寧靜漫步一段時間過後，阿瑤指著碼頭的一方，率先的說起話來。

「哦，好呀..」
我輕輕點頭，漫不經心的作出回應。

在不少的卡通片或動畫中，蔚藍的大海裡總是會湧起一陣陣的白浪，浪與浪之間所碰撞出來的浪花總是閃閃發光，碧碧生輝，燦爛動人。

但在現實的黑夜中，大海卻是死寂墨綠色的存在，海面浪花滲淡無光之餘，更會傳來一陣難聞的海水酸鹹氣味。

呼....

一陣刺骨的海風呼一聲傳來，阿瑤雙手緊扣著我的右手，整個人倚靠在我的身上起來。

「海風很冷...」

「唔....」

我的右手手臂如石像般的僵硬，慢慢的把身驅往反方向移開，盡量與阿瑤保持距離，以免她會聽到我心臟裡頭正在發出的激烈撲撲聲。

九

「那顆星星很漂亮呢!」

阿瑤鬆開了抓緊我手臂的其中一隻手，指著天空中一顆燦爛發光的星星起來。

碼頭偏離密集的高樓大廈，空中視野空曠無比，再加上此晚天朗氣晴，霧霾完全不見蹤影，簡直就是觀星的「最佳設備」。

「那顆嗎? 那顆是北極星呢!」

阿瑤所指的星星位於北斗七星的斗頭兩顆星之上，我一眼便能認得出它就是北極星。

「唔..北極星嗎? 若果能把它拿下來就好了...」

她深情的凝望著北極星，喃喃自語。

撲....撲...

這一瞬間，我真的再也忍不住了!

「你知道甚麼是光年嗎?」

我雙眼直視著阿瑤，對好作出詢問。

「光年？你是指巴斯光年嗎？」
阿瑤輕輕的作出傻笑。

十

「不是胡迪與巴斯光年，我所指的光年是天文學裡的長度單位，亦即是光在真空環境裡一年之內所能夠到達的距離，九萬四千六百億公里。」

「.....」

「你知道嗎？北極星與地球距離約有三百至四百多光年之多。」

「唔....所以..?」

「這亦是代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北極星』影像，乃是三百至四百多十年前的影像。

譬如說，若果它在幾年前已經爆炸消失的話，我們需要在三百至四百年多後才觀察得到。

某程度來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天上的星星在這一刻是否真的存在。一樣連存在也成疑問的物件，我又如何能夠拿下來送給你呢？」

撲....糟透了!

我再一次的忍不著口，衝口而出的說出了心中的真實想法起來;

阿瑤說出希望能夠「摘星」的那一刻，我腦海隨即充滿著一大堆天文學的公式起來。雖則我已盡量抑制自己不要說出那堆「沉悶且怪異」的數學公式，但我還是漏口的說出了「光年理論」。

狗改不了吃糞，螞蟻獸始終還是要吃螞蟻; 自小已培養出來的習慣，一時之間我始終還是戒不掉。

唏又唏又唏唏又唏..

此時，阿瑤的手提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對不起，我去接聽一下電話..」
說罷，她便拿著手機，瑟縮一角在一個貨櫃旁邊，掩著嘴巴與對方對話起來。

悶倒了人吧? 理時真..

這裡的標準做法不就是拿來一盤水，透過水面的反射把星星倒影在水盤之上嗎?

雖然這手段看上來非常老土，但結果一定會比現時更之為好吧...

我那滿口數理，不懂浪漫等等的「負面」形象，一定已經是深刻的烙印在阿瑤的腦海裡頭吧!

待阿瑤聽完電話後，我打賭她一定會是說她的家人致電了給她，說現時已經是深夜，促她早點回家。

而自此之後，我們再不會互相打擾對方，變成陌生般的存在。

要說為何我能這麼肯定的話，那是因為我已經遇上過三十二次的同樣經歷吧...

十一

這種失意低落的時候，很多人也會點燃一枝香煙，吐出一口白霧，借煙消愁。

但作為「知識分子」的我深知吸煙的禍害，當然是不會這樣做的。

吸煙不但會增加患癌風險，更會在精子裡留下永久的印記 (Epigenetics pattern) ，使子女天生患癌的風險大大增加。

雖然狗年將至，但我可不是想永世做「單身狗」的。
我也盼望著生兒育女的一天，與愛人誕下一男一女，開開心心的生活。

兒女乃是愛情之間的結晶，至高無上的寶物。

我可沒有這麼自私，為了借煙消愁如此低級的藉口而去吸煙，禍害兒女一生的健康!

為此，我外套裡會常備一包香口膠，在感到不安失意的時候便會拿起一塊，在口腔裡細嚼一番過一下口癮。

傷心、徬徨、失意、不安等等的各種負面情緒，宏觀來看其實也只是一剎那間短暫的事情。

為一時之快而走去吸煙，值得嗎?

至少對於非常理性的我來說，答案是，完全不值得。

啪!

拿起香口膠的那一刻，那個我早已忘記在腦海裡紅色錦囊亦因而從外套間的暗袋裡跌到在地上，發出一下啪聲。

好...

就看你還會有甚麼的妙計錦囊，能夠把這殘局扭轉乾坤起來!

紅色錦囊跟藍色錦囊一樣，裡頭同樣的收藏了一張字條。

「巴士走了，還會有另一架巴士過來。」

「森林如此大，一棵樹不是甚麼的一回事。」

「愛迪生電燈泡的故事，你懂的!」

「時真，只要你一聲號令，我們所有兄弟就算是在情人節裡頭，也會傾巢而出跟你到酒吧喝酒的!」

字條上的文字分別是由各位不同的兄弟寫上去的，內容大意均帶有安慰及鼓勵我不要氣餒的意思；很明顯的是，他們明白到當我打開紅色錦囊的時候，一切亦已大局而定，並將會是以失敗告終收場。

「你們....」

他們暗地裡對我所作出的默默支持，使我大為感動，我情不自禁的流下數滴男兒淚起來。

「時真..你在哭嗎? 發生了甚麼事呢?」

阿瑤神不知鬼不覺間的出現在我身旁，並把一張紙巾遞到我的臉前。

「哦..吹沙入眼而已，沒事..」

我接過紙巾，趕快的把臉上那兩行眼淚抹掉起來。

「唔...剛才我的母親致電了給我..」

阿瑤看著天上的北極星，一臉漠然的說著。

媽...

一切如我所料，我即將要面臨第三十三次同樣的慘痛經歷了!

在這麼多次約會之中，阿瑤是最為令我心動的存在，外貌性格方面等等均是達到滿分的數值。

由她親手把我倆之間的關係「斬鑽」，特別的令我傷痛，特別的令我不捨....

「我跟母親說，我這夜不回家了!」

她對著我作出一道梨渦淺笑，在我的耳旁作出輕輕細語。

「甚麼?」

我沒有聽錯吧? 我是在夢境嗎?

抑或是，我已經死了，現在正處身於天堂裡嗎?

「你知道嗎? 北極星其實是三位一體的星體來呢!

在2006年，天文學家從哈勃望遠鏡中的影像中發現到，北極主星裡有一顆微細的伴星呢！」
阿瑤露出無比燦爛的笑容，右手指著天上的星星，一臉天真熱誠的說著。

欸...欸....

這一刻，我才發現，天文學家原來作出了一個重大的計算錯誤。

燦爛無比的「北極星」並不是在三百四百多光年距離之遠，而是卻在近在咫尺，在我觸手可及的範圍裡頭。

十二

「兄弟甲: 嘩，屌，好閃呀!」

「左方兄弟: 發生了甚麼事，我的眼盲了!」

「右方兄弟: 屌你，時真，做到嘢啎!」

「兄弟B: 仆你個街，閃光彈!?!」

二月十五日的早上，我把與阿瑤在西環碼頭裡之間的合照傳送到WhatsApp群組裡頭，洽時的引起了一陣騷動起來。

尋尋找找，終於找得到。

阿瑤的約會經歷原來跟我不啻多讓，當她展露出真性情與及理性的一面過後，不少男生立時的跟她保持距離，彷彿把她當成怪獸般似的，避之則吉的離開她身旁。

我在翠時茶餐廳說出一氧化碳理論的時候，她心底裡頭其實是非常激動的，更想立刻與我分享她真的是有用上真空袋分辨出鮮肉的經歷。

但在洗手間處理裙上的黑椒汁污漬與及借機補妝的時候，她整個人頓時的冷靜了起來，思前顧後之下還是決定不說出口，生怕我會跟之前的男生一樣會被嚇倒。

當我提出光年這天文用詞的時候，她還是有所顧忌，特意的說出「巴斯光年」作出試探，試圖掩飾她的真性情，充滿著理性的一面。

直至期後，當我滔滔不絕的講解北極星光年理論之後，她才敢鼓起勇氣，把她心目中的真實想法說出來。

「左方兄弟: 時真，我非常的好奇，你究竟跟阿瑤說了甚麼的甜言蜜語，促使你成功抱得美人歸呢?」

「我: 沒甚麼特別，我們互相討論了望遠鏡的原理，談及了瑞利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的理論，瑞利男爵(Baron Rayleigh)的生平與及一些天文知識而已。」

「兄弟甲: ……」

「左方兄弟: ……」

「右方兄弟: ……」

此時，久未從群組發言的十仔，亦忍不住拋下了一句話起來。

「十仔: 除了恭喜你之外，我也不知道應該說甚麼才好!」

